

溫

熱

經

緯

卷

二一

海甯王孟英先生纂

溫熱經緯

懷海徐三庚署

蘇州綠蔭堂藏版
上海文瑞樓發行

蘇州綠蔭堂福記
精造書籍章

溫熱經緯序

自來生民之疾莫重於傷寒存亡判乎呼吸得失決於一朝變化萬端不容或紊而傷寒中溫熱暑溼之病證因非一尤易混淆前賢所以各有專書互相闡發而斤斤於此也顧明於此者昧於彼聚訟紛紜各鳴已得徒使好學之士無所適從而或過信一家之言未免偏之爲害矣王君孟英該博淹貫引經斥異衆美兼收謂前人之說旣已中肯何必再申已意因而棄瑕錄瑜彙成溫熱經緯一編蓋本述而不作之意而其中間以按語亦謂旁考他書參以閱歷則亦猶之述耳而初非有私心臆斷於其間也僕懵

不知醫過從之餘竊聞緒論喜長沙之學既得諸家表彰
於前復得王氏釐訂於後由是千秋絕業不致淆亂於羣
言而四時五氣之感亦不致難辨而失之歧誤其有裨生
民之命豈淺鮮哉屬爲弁言爰不揣譎陋而書之

咸豐二年壬子初夏仁和趙夢齡

溫熱經緯序

余讀孟英之霍亂論也在道光紀元之二十有八年閱三載孟英遊江右時余握篆宜黃始納交於孟英因得讀其回春錄仁術志諸治案爲之編纂排比付諸剞劂以惠世人孟英知余耽情竹素積嗜成癖所獲奇方祕籍恆郵寄相示拓我見聞而余每有所疑馳書相問難孟英爲之條分縷析援古證今如冰斯開如結斯解披函莊誦未嘗不撫案稱快數載以來尺書往復魚鴈爲勞夫疾疢人之所時有也不有藥石患害曷瘳然而醫籍流傳途徑多歧聚訟紛紜各鳴一得使後學旁皇眩惑罔決適從識者病之

余恆欲廣搜百氏兼綜羣言吸攝精華傾吐糟粕勒爲一書以質好學深思之士而才識譎陋不敢自信欲俟資力稍充邀孟英共事揚權成斯盛舉浮沈數載而所志迄莫能償旣而軍事興粵西賊起攻長沙屠武昌陷安慶遂踞金陵江西左皖右楚以大江爲門戶大憲議保甲議團練以固疆圉時余自宜黃改任臨川雖地居腹裏而民氣素浮訛言繁興張皇旣虞生事優柔又恐養奸昕夕鹿鹿簿書間而此事遂不暇計及未幾先君子在籍棄養奔喪歸里千戈載途道路梗澀乃取道長沙泛洞庭涉江漢當武昌之南湖流而西至樊城棄舟登車攬許昌之遺蹟登大

梁之故墟慨然發懷古之思及渡河則桑梓在望故里非
遙將涉滹沱猝與賊遇遽折而東旅寓於豐甯之間蓋紆
迴六千里馳驅五閱月而迄未得歸也甲寅秋烽煙稍靖
始得展祖宗之邱墓安先君子於窀穸十年遊子重返敝
廬閭里故人半歸零落追念疇昔喟然興歎居數月復以
公事牽率買舟南下因得謁孟英於武林握手言歡歷敘
契闊而孟英業益精學益邃涵養深醇粹然見於面目余
以行迫未得深談惘惘而別已而孟英來答拜輿夫負巨
簾置舟中則孟英所贈書也舟行正苦岑寂得此奇編如
親良友遂次第讀之中得一編題曰潛齋叢書急閱之蓋

孟英數年所搜輯言醫之書也或表著前徽或獨據心得
或採摭奇方如肘後或區別品彙如圖經匡坐篷窗間迴
環雜誦奇情妙緒層見疊出滿紙靈光與嚴陵山色競秀
爭奇噫技至此乎夫士君子能成不朽之盛業而爲斯民
所託命者其精神必強固其志慮必專壹其學問必博洽
其蘊蓄必深厚而天又必假以寬閒之歲月以成其志孟
英懷才抱奇隱居不仕而肆力於醫故所造如此豈偶然
哉余行抵玉山遇賊不能前仍返武林就孟英居焉晨夕
過從相得甚歡因并讀其溫熱經緯經緯者蓋以軒岐仲
景爲經葉薛諸家爲緯體例一仍霍亂論之舊而理益粹

論益詳其言則前人之言也而其意則非前人所及也余於此事懷之數年莫能措手孟英已奮筆而成此書洋洋灑灑數十萬言無一支字蔓語屢雜其間是何才之奇而識之精耶異日由此例而推之各雜證力闢榛蕪獨開異境爲斯道集大成洵千秋快事哉余於孟英之學無能望其項背而孟英謬引爲知己殆所謂形骸之外別有神契者耶因備述顛末於簡端以誌交誼之雅云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端陽前三日定州楊照藜敘

... 三日...

... 云

... 衣服

... 無

... 木

... 其

... 而

... 人

溫熱一證庸手妄爲治療天札多矣夢隱憫之而作此書
俾學者得所遵循生平著述等身當以此書稱首眞寶書
也其友烏程汪曰楨讀而善之因爲之贊曰

活人妙術司命良箴不偏不易宜古宜今干狐之裘百衲
之琴軒岐可作其鑑此心

同治二年癸亥二月朔書於上海旅次

自序

內經云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溼風夫此五氣原以化生萬物而人或感之爲病者非天氣有偶偏卽人氣有未和也難經云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溼溫有熱病有溫病此五氣感人古人皆謂之傷寒故仲聖著論亦以傷寒統之而條分中風傷寒溫病溼暍五者之證治與內經難經淵源一轍法雖未盡名已備焉陰符經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後賢不見遂至議論愈多至理愈晦或以傷寒爲溫熱或以溫熱爲傷寒或併疫於風溫或併風溫於疫或不知有伏氣爲病或不知有外感之溫

甚至併暑暍二字而不識良可慨已我曾王父隨筆中首
爲剖論茲雄不揣愚昧以軒岐仲景之文爲經葉薛諸家
之辯爲緯纂爲溫熱經緯五卷其中注釋擇昔賢之善者
而從之間附管窺必加雄案二字以別之俾讀者先將溫
暑溼熱諸病名了然於胸中然後博覽羣書庶不爲其所
眩惑而知所取舍矣非敢妄逞意見欲蓋前賢用質通方
毋嗤荒陋

咸豐二年壬子春二月海甯王士雄書於潛齋

溫熱經緯目錄

海甯王士雄孟英纂

卷一

內經伏氣溫熱篇

卷二

仲景伏氣溫病篇

仲景伏氣熱病篇

仲景外感熱病篇

仲景溼溫篇

仲景疫病篇

卷三

葉香巖外感溫熱篇

葉香巖三時伏氣外感篇

卷四

陳平伯外感溫病篇

薛生白溼熱病篇

余師愚疫病篇

卷五

方論

溫熱經緯卷一

海甯王士雄子孟英纂

定州楊照藜素園

評

烏程汪曰楨謝城

仁和沈宗淦辛甫參

內經伏氣溫熱篇

素問生氣通天論曰冬傷于寒春必溫病

張仲景曰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于寒

雄按傷而即病者為傷寒不即病者為溫熱

章虛谷曰冬寒伏於少陰鬱而化熱乘春陽上升而外

發者爲實證

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溫
王啟元曰精氣伏藏則陽不妄升故春無溫病

尤拙吾曰冬傷于寒者春月溫病之由而冬不藏精者
又冬時受寒之源也

吳鞠通曰不藏精非專主房勞說一切人事之能動搖
其精者皆是卽冬時天氣應寒而陽不潛藏如春日之
發泄甚至桃李反花之類亦是也

章虛谷曰經論溫病有內伏而發外者有外感隨時而
成者其由內伏發外者又有虛實二證上條爲實證此

條爲虛證也

熱論篇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暑當與汗出勿止

王啟元曰此以熱之微甚爲義也陽熱未盛故曰溫陽熱大盛故曰暑

楊上善曰冬傷于寒輕者夏至以前發爲溫病重者夏至以後發爲暑病

林觀子曰少陰真氣旣虧邪必深入鬱久化熱自內而出傷寒序例云暑病者熱極重于溫是暑病者其實熱病也

沈堯封曰傷寒有五熱病乃其一耳餘論俱散失矣
章虛谷曰此言凡病傷寒則不獨指冬時之寒也蓋寒
邪化熱隨時皆有也

雄按脈要精微論曰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夫暖卽溫也
熱之漸也然夏未至則不熱故病發猶曰溫其首先犯
肺者乃外感溫邪若夏至後則漸熱故病發名曰暑蓋
六月節曰小暑六月中曰大暑與冬至後之小寒大寒
相對待是病暑卽病熱也乃仲聖以夏月外感熱病名
曰暍者別於伏氣之熱病而言也說文云暍傷暑也漢
書武帝紀云夏大旱民多暍死故暑也熱也暍也皆夏

令一氣之名也後人不察妄騰口說甚至講太極推先天非不辯也其實與病情無涉而於醫理反混淆也

淦按此言其常也然春時亦有熱病夏日亦有溫病溫熱之輕者也熱溫之重者也故古人往往互稱

刺熱篇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日死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

吳鞠通曰肝病小便先黃者肝脈絡陰器又肝主疎洩肝病則失其疎洩之職故小便先黃也腹痛多臥木病

尅脾土也熱爭邪熱盛而與正氣相爭也狂言及驚手厥陰心包病也兩厥陰同氣熱爭則手厥陰亦病也脇滿痛肝脈行身之兩旁脇其要路也手足躁不得安臥肝主風風淫四末又木病尅土脾主四肢木病熱必吸少陰腎中眞陰陰傷故騷擾不得安臥也庚辛金日尅木故甚甲乙肝木旺時故汗出而愈氣逆謂病重而不順其可愈之理故逢其不勝之日而死也厥陰少陽並刺者病在臟兼瀉其腑也逆則頭痛以下肝主升病極而上升之故 自庚辛日甚以下之理餘臟仿此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

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
太陽

吳鞠通曰心病先不樂者心包名膻中居心下代君用
事經謂膻中爲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心病故不樂也卒
心痛凡實痛皆邪正相爭熱爭故卒然心痛也煩悶心
主火故煩膻中氣不舒故悶嘔肝病也木火同氣熱甚
而肝病亦見也且邪居膈上多善嘔也頭痛火升也面
赤火色也無汗汗爲心液熱閉液乾汗不得通也

章虛谷曰人身生陽之氣根於腎臟始發於肝木木生
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如是生生不息則

安和無患也邪伏血氣之中必隨生陽之氣而動動甚則病發然其發也隨氣所注而無定處故難經言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如仲景所論或發於陰經或發於陽經正合難經之言也今內經按生氣之序首列肝次以心脾肺腎以明邪隨生氣而動其於不定之中自有一定之理足以印證難經仲景之言而軒岐越人仲景之一脈相承更可見矣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滿泄而頷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

吳鞠通曰脾病頭先重者脾屬溼土性重經謂溼之中
人也首如裹故脾病頭先重也頰少陽部也土之與木
此負則彼勝土病而木病亦見也煩心脾脈注心也顏
青欲嘔亦木病也腰痛不可用俯仰脾病則胃不能獨
治陽明主約束而利機關故痛而至於不可俯仰也腹
滿泄脾經本病頷痛亦木病也

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
喘欬痛走胸膈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
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

已

吳鞠通曰肺病先惡風寒者肺主氣又主皮毛肺病則

氣臏鬱不得扞衛皮毛也舌上黃者肺氣不化則溼熱

聚而為黃苔也章虛谷曰若外邪初感而非內熱其苔必白喘氣鬱極也欬

火尅金也胸膈背之腑也皆天氣主之肺主天氣肺氣

鬱極故痛也走者不定之詞不得太息熱閉肺臟也頭

痛不堪亦天氣臏鬱熱不得泄直上衝腦也鬱熱而腠

開汗出其熱暫泄則寒也畧參章氏

腎熱病者先腰痛脘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

筋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戊己

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

吳鞠通曰腎病腰先痛者腰爲腎之腑又腎脈貫脊會
於督之長強穴肝腎脈入跟中以上膈內太陽之脈亦
下貫膈內膈卽肝也痿熱鑱液也苦渴數飲腎主五液
而惡燥病熱則液傷而燥故苦渴而飲水求救也項太
陽之脈從顛入絡腦還出別項下腎病至於熱爭臑病
甚而移之臑故項痛而強也肝寒熱極爲寒也足下熱
腎脈從小指之下萎趨足心涌泉穴病甚而熱也不欲
言有無可奈何之苦也邪氣上逆則項更痛員員澹澹
一身不能自主難以形狀之病也

畧參
章氏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

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章虛谷曰此更詳五臟熱邪未發而必先見於色之可辨也左頰顏鼻右頰頤是肝心脾肺腎臟之氣應於面之部位也病雖未發其色先見可見邪本伏於氣血之中隨氣血流行而不覺更可印證難經所云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故其發也必隨生氣而動而先見色於面良工望而知其邪動之處乘其始動卽刺而洩之使邪勢殺而病自輕卽難經所云隨其經之所在而取之者是爲上工治未病也用藥之法亦可類

推矣

治諸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此寒處身寒而止

章虛谷曰以其久伏之邪熱從內發故治之必先飲寒水從裏逐熱然後刺之從外而泄再衣以寒居處以寒身寒熱除而後止

大雄按今人不讀內經雖溫熱暑疫諸病一概治同傷寒禁其涼飲厚其衣被閉其戶牖因而致殆者我見實多然飲冷亦須有節過度則有停飲腫滿嘔利等患更有愈後手指足縫出水速投米仁三兩茯苓三兩白朮一

兩車前五兩桂心一錢名驅溼保脫湯連服十劑可免
腳趾脫落此卽諺所謂脫腳傷寒也亦不可不知若飲
冷雖多而汗出亦多必無後患

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
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

章虛谷曰此明外感與伏邪互病之證也與熱論篇之
兩感同中有異彼則內外同時受邪內外俱病故不免
於死此則外感先發伏邪後發者可生若同發則死期
不過三日也云太陽之脈者邪受太陽經脈卽一日巨
陽受之頭項痛腰脊强者是也色榮顴骨者鮮榮色赤

見於顴骨也蓋顴者骨之本骨者腎所生主腎臟伏熱之邪已動循榮血見色於顴也榮未交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者言太陽經脈外受之邪與榮血中伏熱之邪尙未相交今且使其得汗先解外邪所謂未滿三日可汗之是也其內伏之邪後發待臟氣旺時可已如腎熱病待壬癸日得大汗而已也又如所云見赤色者刺之名治未病亦可也倘與厥陰經脈病證爭見則腎肝皆有邪熱內發其勢必與太陽外邪連合而不可解故比之兩感死期更速不過三日也蓋兩感病起於經必待胃氣盡六日方死此則其熱病內連腎臟本元卽絕故死速

也

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

章虛谷曰上言肝熱病者左頰先赤肝爲厥陰膽爲少陽相表裏者也外邪受於少陽經脈而肝臟伏熱之色榮於頰前若外內之邪尙乘相交今且使其得汗以解外其內發之熱可待臟氣旺時而已若與少陰經脈病證爭見則肝連腎熱而內外邪勢必交合難解死期不過三日也大抵外內之邪發有先後而不交合尙可解救故要緊在榮未交一句下文病名陰陽交亦卽榮已

交之義也。經文止舉太陽少陽兩證，不及陽明太陰合病者，余竊度之以陽明之腑可用攻瀉之法，不至必死，非同太陽少陽厥陰其邪連合而無出路則必死也。評熱病篇帝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曰：名陰陽交，交者死也。

葉香巖曰：交者陰液外泄，陽邪內陷也。

尤拙吾曰：交非交通之謂，乃錯亂之謂也。陰陽錯亂而不可復理，攻其陰則陽扞之，不得入攻其陽則陰持之，不得通，故曰交者死也。郭氏謂卽是兩感病，然兩感是陰陽齊病而非陰陽交病也。

章虛谷曰陰陽之氣本來相交而相生者今因邪勢彌漫外感陽分之邪與內發陰分之邪交合爲一而本元正氣絕矣故病名陰陽交者死非陰陽正氣之相交也下文明其所以然之理

人之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出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

見一生雖愈必死也

輒

章虛谷曰汗生於穀穀生於精者謂由本元精氣化水穀以生津液發而爲汗邪隨汗泄則邪卻而精勝也精氣勝則當能食以化水穀其邪已泄則不復熱矣乃復熱者邪氣未去也其所出之汗精氣徒泄也故汗出而復熱是精卻而邪勝也所以不能食精無俾也俾者倚藉之謂其病雖留連其壽可立待而傾也古論云汗出而脈躁盛者死正謂其精卻而邪不去也若邪去而精氣存脈必靜矣今脈與汗不相應則精氣不勝邪氣也其死明矣且狂言是失志失志者死一也汗出復熱

精卻邪勝二也汗與脈不相應三也今見三死證不見
一生證雖似愈必死也

雄按溫證誤作傷寒治而妄發其汗多有此候

汪按此條爲溫證不可妄表之訓夢隱一語可謂要言
不煩蓋溫病誤表縱不成死候亦必不易愈矣麻黃桂
枝人猶膽餒最誤人者陶節庵之柴葛解肌湯也

陽明脈解篇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
而驚鐘鼓不爲動聞木音而驚何也岐伯曰陽明者胃脈
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其惡火何
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

火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
章虛谷曰土被邪困更畏木克故聞木音而驚也鐘鼓
之音屬金土故不爲動也熱甚故惡火仲景所云不惡
寒反惡熱也邪結而氣厥逆則喘而惋惋者懊懣故惡
人也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臟則
死連經則生

章虛谷曰邪結在腑則氣阻而喘不能循經達於四肢
而又厥逆蓋四肢稟氣於脾胃也邪內入則連臟故死
帝外出則連經故生

帝曰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而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肢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章虛谷曰四肢稟氣於脾胃胃爲臟腑之海而陽明行氣於三陽故四肢爲諸陽之本也邪盛於胃氣實於四肢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邪亂神明怒氣衝動故妄言罵詈胃中邪實不欲飲食四肢多力則妄走也是大承氣湯之證其邪連經脈必滑大下之可生

其邪連臟脈必沈細仲景云陽病見陰脈者死則雖有下證不可用下法矣

雄按溫證誤投熱藥補劑亦有此候經證亦有可用白虎湯者沈細之脈亦有因熱邪閉塞使然形證實者下之可生未可概以陰脈見而斷其必死凡熱邪壅遏脈多細粟遲澀按證清解自形滑數不比內傷病服涼藥而脈加數者爲虛也

汪按大承氣證仲聖謂脈弦者生澀者死洄溪則云弦則尙有可生之機未必盡生澀則斷無不死者也余所見滑大者固下之不必顧忌亦有弦而兼澀下之而愈

者若大汗淋漓者可用白虎也

生氣通天論曰因於暑汗煩則喘渴靜則多言

吳鞠通曰暑為火邪與心同氣心受邪迫汗出而煩從煩

火從真謂心氣不安而安若火鑠也喘渴者火尅金故喘遏鬱胸中清廓

之氣故欲喝而伸之其或邪不外張而內藏於心則靜

心主言暑邪在心雖靜亦欲自言不休也暑參拙意

刺志論曰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

林觀子曰雖云身寒實指身發熱言也要以意得之按雄

雖發熱而仍惡寒不似傷暑之惡熱故曰身寒

吳鞠通曰此傷寒暑之辨也經語分明如此奈何世人

悉以治寒法治溫暑哉

雄按不但寒傷形暑傷氣截然分明而寒為陰邪

雖有紅鑪

燠閣羔酒狐裘而患火病者不可謂寒是陽邪寒必兼火也

暑為陽邪

雖有襲涼飲冷夾雜陰寒

之證亦人事之兼傷非天氣之本然也

亦如水火之不相射經云天寒地

凍天暑地熱又云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理極明顯

奈後賢道在邇而求諸遠遂不覺其立言之失而用藥

之非也

淫按云得之者推原受病之始分清證因也傷寒傷暑

為內經兩大綱是從對待說若春傷於風夏生殮泄云

云則從四序說喻氏於內經中又補傷燥可見諸氣感

人皆能爲病先聖後賢論極昭析何今人治感不論何證但以傷寒藥治之而不知有溫暑燥溼之病陋矣

熱論篇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病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熱常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葉香巖曰因食復勞復女勞復而發汗必致亡陽而死亡章虛谷曰此言病初愈餘熱留藏於經絡血氣中而未淨因食助氣則兩熱相合而復熾故食肉病必復發多

食穀則邪遺留必淹纏難愈故當戒口清淡稀粥漸爲調養也

論疾診尺篇曰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吳鞠通曰經之辨溫病分明如是何世人悉謂傷寒而悉以傷寒足三陰經溫法治之哉張會卿作類經割裂經文蒙混成章由未細心紬繹也尺膚熱甚火鑠精也脈盛躁精被火煎沸也脈盛而滑邪機向外也○此節以下診溫病之法

平人氣象論曰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

病溫尺不熱脈滑曰病風脈澀曰痺

吳鞠通曰呼吸俱三動是六七至脈矣而氣象又急躁若尺部肌膚熱則爲病溫蓋溫病必傷金水二臟之津液尺之脈屬腎尺之穴屬肺也此處肌肉熱故知爲病溫其不熱而脈兼滑者則爲病風風之傷人也陽先受之尺爲陰故不熱也如脈動躁而兼澀是氣有餘而血不足病則爲痺矣

玉版論要曰病溫虛甚死

吳鞠通曰病溫之人精血虛甚則無陰以勝溫熱故死熱病篇曰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

九刺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

吳鞠通曰人迎躁邪在上焦故取之諸陽以泄其陽邪

陽氣通則汗隨之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陽盛則陰衰

瀉陽則陰得安其位故曰實其陰瀉陽之有餘即所以

補陰之不足故曰補其不足也

雄按用藥之道亦如此

又曰實其陰以補其不足此一句實治溫熱之喫緊大

綱蓋熱病未有不耗陰者其耗之未盡則生盡則陽無

留戀必脫而死也真能體味斯言思過半矣

雄按耗之未盡者尚

有一綫之生機可望若耗盡而陰竭如旱苗之根已枯矣沛然下雨亦曷濟耶

汪按葉氏必以保津液為要細考經文此條可知其理

奈何恣用升提溫燥重傷其津耶

身熱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則泄所謂勿刺者有死徵也

吳鞠通曰陽證陰脈故曰勿刺

熱病七日八日動喘而弦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淺刺手大指間

吳鞠通曰喘爲肺氣實弦爲風火鼓蕩故淺刺手大指間以泄肺熱肺之熱痺開則汗出大指間肺之少商穴也

熱病七日八日脈微小病者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脈

代者一日死

吳鞠通曰邪氣深入下焦逼血從小便出故溲血腎精告竭陰液不得上潮故口中乾脈至微小不惟陰精竭陽氣亦從而竭矣死象自明倘脈實者可治

熱病已發得汗出而脈問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膚喘甚者死

吳鞠通曰熱不爲汗衰金受火尅喘而化源欲絕故死然間有可治者

熱病不知所痛耳聾不能自收口乾陽熱甚陰頗有寒者熱在骨髓死不可治

吳鞠通曰不知所痛正衰不與邪爭也耳聾陰傷精欲

脫也不能自收正氣億也口乾熱甚陽邪獨盛也陰頗
有寒熱邪深入陰分外雖似寒而熱在骨髓也故曰死
不治其有陰精未至涸竭者間可微幸得生

畧參
拙意

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
靜者生

吳鞠通曰汗後脈躁陰虛之極故曰死然雖不可刺能
以甘涼藥沃之得法亦有得生者

熱病者脈尚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
得汗靜者生

吳鞠通曰脈躁無汗陽盛之極陽盛而至於極陰無容

留之地故亦曰死雖然較前陰陽俱靜有差此證猶可
大劑急急救陰亦有活者卽已得汗而陽脈躁甚邪強
正弱正尙能與邪爭若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理
貴在留之得法耳至陰陽俱靜邪氣深入下焦陰分正
無扞邪之意直聽邪之所爲不死何待

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顴發赤

楊按陰虛勞損兩顴必赤

可與此比類而觀 噦者死

雄按汗不出大顴赤似屬陽盛噦者呃忒也肺胃之氣

不降

楊按此是實證必顏赤不僅兩顴赤

則呃呃而上逆也治以輕清肅

化之劑病似可瘳何以經文卽斷爲不可刺之死侯殆

謂熱邪方熾而腎陽欲匱陽已無根病深聲噦之證歟
楊按大顛屬腎發赤是伏赦之陽上脫也
加以噦則證與色合頃刻而脫故不治
則其噦必自
下焦而升病由冬不藏精所致更察其脈亦必與上焦
陽盛之病有別也

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

雄按腹滿者當泄之既泄而滿甚是邪尙踞而陰下脫
猶之乎熱不爲汗衰也故死又陳遠公云喘滿直視譫
語下利一齊同見者不治若有一證未見者或可望生
宜用人參麥冬白芍各一兩石膏五錢竹茹三錢名挽
脫湯欲脫未脫時亟服之庶幾可挽

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

吳鞠通曰目不明精散而氣脫也經曰精散視歧又曰氣脫者目不明熱猶未已仍鑠其精而傷其氣不死得乎

汪按此目不明乃難經所謂脫陰者目盲也陰竭而熱猶不已安得不死

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

雄按腹滿者宜泄之老人嬰兒不任大泄既不任泄熱無出路老弱陰液不充之體涸可立待故曰死

五曰汗不出嘔下血者死

雄按汗不出熱內逼上干清道以爲嘔迫鑠於營而下血陰液兩奪是爲死徵

六曰舌爛熱不已者死

吳鞠通曰陽邪深入則一陰一陽之火結於血分腎水不得上濟故舌本爛熱退猶可生熱仍不止故曰死也汪按此舌爛乃由腎中虛陽故斷爲死候與肺胃熱熾大熱口舌糜腐者大異

七曰欬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

吳鞠通曰欬而衄邪閉肺絡上行清道汗出邪泄可生不然則化源絕矣

雄按汗出不至足者肺氣不能下及亦是化源欲絕之徵也

八曰髓熱者死九曰熱而瘓者死腰折瘓齒噤齟也

吳鞠通曰髓熱者邪入至深至於腎部也熱而瘓邪入至深至於肝部也。此節歷敘熱病之死徵以禁人之刺爲刺則必死也然刺固不可亦有可藥而愈者蓋刺法能泄能通開熱邪之閉結最速至於益陰以存津

楊云

二語乃治溫要領

實刺法之所短而湯藥之所長也

汪按統觀死候九條大抵由於陰竭者爲多吳氏語破

的

臣等謹將長壽大劫走時由本朝就奉身之形其日時

盛要論 實康谷之及朕而恭德之及是時

去時此論誠關時際之明識是委至深至重之存存

陳為陳順必孫也然誠恐不可不察而更察其不

至彩至氣報時也。世道風俗皆賴之而為之

其神也曰誠精者依人至彩至氣皆時也然而其

人曰誠精者孫人曰然而盛春不與時俱也

其也

其也

其也

其也

其也

溫熱經緯卷一

溫熱經緯卷二

海甯王士雄孟英纂

定州楊照黎素園

評

烏程汪曰楨謝城

錢塘顧俊聽泉參

仲景伏氣溫病篇

傷寒論師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脈之若脈微弱者當喉中痛似傷非喉痺也病人云實咽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

張路玉曰冬月感寒伏藏於經至春當發故曰以意候

之今月之內言春分候也若脈微弱者其人真元素虧
必不發於陽而發於陰以少陰之脈循喉龍伏邪始發
熱必上升故必喉中痛似傷腎司開闔陰邪之熱邪不
能外發勢必內攻其後下利也

章虛谷曰此條仲景教人辨冬伏寒邪春發之溫病當
以心意測候之也如今月之內欲有發伏氣之病者必
無其氣而有其病病與時氣不合卽知其病因舊有伏
氣而發假令舊有伏氣者須審其脈知其邪從何處而
出也若脈微弱知其邪雖化熱未離少陰循經脈而上
灼當喉中痛似傷者卻非外邪入內之喉痺是內熱欲

出之喉痛也何也若春時外感風邪脈浮而弦數先見發熱惡寒之外證今脈微弱則非外感而反喉痛則確知爲內發之伏熱是無其氣而有其病也伏熱上行不得外散勢必又從下走故曰實咽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也然亦有兼外感者卽審其脈證皆可照此辨之也觀仲景標中風傷寒暑熱等病之脈與難經同惟難經言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是言溫病初由伏邪隨氣血流行在諸經中及其邪之發也不知從何經而動旣發之後各隨其邪所在之經而治之其發無定處故無一定之脈象可示

也今仲景又教人審脈以辨邪發之經如脈微弱卽知其邪未離少陰必當有咽痛下利等證正與難經互相發明者也故如下文云邪出三陽熱勢大盛其脈浮大上關上則是脈隨證變證隨脈見其發也旣無定處則無定證旣無定證則無定脈故難經不標脈象也由是觀之其與外感之邪而有定證定脈者迥不同矣故仲景與難經無異也

少陰病

脈微細但欲寐也

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不差者

與桔梗湯三

張路玉曰陰邪爲病其發必暴所以伏氣發於少陰必

咽痛仲景遂以緩法治之甘草味甘其性最緩因取以
治少陰伏氣發溫之最急者蓋甘先入脾脾緩則陰火
之勢亦緩且生用力能瀉火故不兼別味獨用以取專
功也設不差必是伏邪所發勢盛緩不足以濟急更加
桔梗升載其邪使發於陽分之陰邪盡從陽分而散不
致仍復下陷入於陰分也倘治稍失宜陰津爲熱邪所
耗卽用祛熱救陰之藥恐無及也

葉香巖曰春夏溫熱之病必自內而及外

汪按此專指伏氣之病

尤拙吾曰少陰爲陰寒邪亦爲陰以陰遇陰故得藏而
不發是以傷寒之邪自太陽遞入三陰溫病之邪自少

陰傳出三陽

章虛谷曰風寒外閉少陰而咽痛者仲景用半夏散辛
溫開泄之法矣此少陰伏熱內發循經上灼而咽痛雖
不合用辛溫開泄亦不可用涼藥以遏其外出之勢故
用甘草甘草平和中導邪外達如不差更加桔梗上通其
氣楊云據此則桔梗分兩宜輕蓋火鬱不得外出故痛通其氣使火
外達則痛自止矣傷寒之邪自表入裏故先太陽而後
至少陰溫病之邪自裏出表故先少陰而後出以陽歷
來不辨源流故各條次序亦紊而傷寒溫病攙混不清

也

淦按伏氣爲病皆自內而之外不止春溫一病蓋四時之氣皆有伏久而發者不可不知也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豬膚湯巨主之

張路玉曰下利咽痛胸滿心煩少陰之伏邪雖發陰經實爲熱證邪熱充斥上下中間無所不到寒下之藥不可用矣又立豬膚湯以潤少陰之燥與用黑驢皮之意頗同陽微者用附子溫經陰竭者用豬膚潤燥同具散邪之意比而觀之思過半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四

主之

周禹載曰伏邪未發津液先已暗耗今得之二三日以上雖陰火不升未見咽痛等證而心煩不得臥已知陰液消耗故以芩連祛熱膠芍滋陰兩得之矣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湯

五

主之

楊云此當兼有停飲故方治如此

章虛谷曰此不咽痛其邪由肺直走腸胃而下利六七日不止因而熱從下陷不得外透故逆於肺則欬而嘔乘心則煩渴不得眠以心肺皆通少陰之脈故也主以豬苓湯利小便而滋陰滋其陰則熱隨利去利其小便則瀉止而煩渴亦解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張路玉曰伏氣之發於少陰其勢最急與傷寒之傳經
熱證不同得病纔二三日卽口燥咽乾延至五六日始
下必枯槁難爲矣故宜急下以救腎水之燔灼也○按
少陰急下三證一屬傳經熱邪亢極一屬熱邪轉入胃
腑一屬溫熱發自少陰皆刻不容緩之證故當急救欲
絕之腎水與陽明急下三法同源異派

章虛谷曰上五條皆邪不離少陰其病之輕重變化證
之虛實不同有如此者况又傳於他經而其變證殆無
窮盡觀仲景隨證設方辨別施治其義理精微有難言

喻矣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郭白雲曰冬傷於寒至春發為溫病冬不傷寒而春自

感風溫之氣而病者亦謂之溫

雄按自感溫病仲聖未論詳於葉氏列第三卷

王安道曰溫病如此則知熱病亦如此是則不渴而惡

寒者非溫熱病矣溫熱病而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重有

風寒新中也

周禹載曰溫病由伏邪自內發出一達於外表裏俱熱

熱勢既壯鬱邪耗液故發而即渴其表本無邪鬱內方

喜寒故不惡寒延至三五日間或腹滿或下利者即此

證也與傷寒之先表後裏者大異然猶系太陽以未顯他經之證明自少陰發出爲表裏也

葉香巖曰發熱而渴者溫病熱邪自內達外若誤汗之禍不可言

沈堯封曰此條雖不言脈以後條參之其尺部必浮也章虛谷曰溫病之發而無定處少陰之表爲太陽熱邪從裏出表卽有發熱頭痛之太陽病也不惡寒其非外感之邪可知渴者熱從內發之證也仲景恐人錯認爲太陽傷風寒故特標是伏熱內發之溫病也其少陰溫病反不標者因伏氣條內已申明咽痛下利爲少陰初

發之温病也

雄按汪謝城孝廉云吳氏温病條辨上焦篇首引傷寒論云太陽病但惡熱不惡寒而渴者名曰温病桂枝湯主之今檢傷寒論卻未見此數語使此語真出仲景耶亦當辨其簡誤若係吳氏誤記尤不可不爲之辯正余謂非誤記也因喻氏嘗云仲景治温證凡用表藥皆以桂枝湯以示微發於不發之意尤在涇讀書記云此喻氏之臆說非仲景之舊章鞠通自問跳出傷寒圈子而不覺已入嘉言套中又不甘爲人下遂肆改原文捏爲聖訓以竊附於宮牆而不自知其誣聖誤世之罪亦可

慨已

汪按鞠通發憤著書力闢升散溫燥之弊功已不細然可議處尙多夢隱此書去其瑕而存其瑜乃鞠通之諍友也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愈瘥若火熏之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

張隱庵曰名曰溫者積寒成熱而發也宜辛涼發散

楊云

此語誤矣非治此證之法條內無太陽微汗出而解若病二字是無表邪也何必辛涼發散

誤用辛溫之藥發汗已身反灼然熱發者名曰風溫蓋
發汗則陰液外泄風熱之邪更甚而身如燒灼也脈陰
陽俱浮者風熱之邪自裏出表故浮也風熱傷氣故汗
出而身重多眠也楊云此證最易出汗故條中有自汗
汗之文不必以辛溫誤散而然也肺
氣通於鼻而主皮毛風熱在表而睡息必鼾也夫心主
言肺主聲肺熱受傷故語言難出此因風熱過甚而陰
氣消沮故爲病如是焉若被妄下則愈亡陰液於後而
小便不利於前矣津液傷則州都之官失守不能約束
而失溲矣足太陽之脈入目系而出項津液內亡則目
系不能轉而直視矣若加以火攻風火交熾脾土轉病

身必發黃火攻之甚劇則神志散越如驚如癎時瘳時

癍矣是以一逆尚可苟延時日如再以火熏之是再逆

促命期矣

楊云注家皆以此條承上文而來故所注如此其實上條乃溫病提綱此條並不與上條

連貫也汪按楊評極精然病名風溫而脈浮參以辛涼未為過也自汗固不必由於誤表然誤表致成此候者亦有之後文白虎加人參湯石膏亦辛甘之味

沈堯封曰溫熱二病古人往往互稱醫者祇須認定脈

證擬何方治不必拘於名式難經云熱病之脈陰陽俱

浮本條云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兩證脈相同也三陽

合病但欲眠睡身重難以轉側本條身重多眠兩證病

相似也熱病合病俱主以白虎湯七則此條雖無主治

似可從白虎湯擬法

章虛谷曰太陽外感之邪若發汗已必熱退身涼矣今熱邪從少陰而發既經外發當清其熱乃誤發其汗反傷津氣助其邪勢故身更灼熱因而勾起其肝風鼓蕩其溫邪故名曰風溫其爲病也虛陽外浮熱邪漫溢故脈陰陽俱浮津液外泄自汗不止氣乏神昏則身重多眠睡內風上鼓而機竅窒塞故鼻息必鼾語言難出其非外受風邪之證可見矣若被下者謂未經誤汗非謂汗後又下也蓋邪伏少陰熱灼水枯咽乾口燥法當急下此熱已發出太陽而少陰空虛若下之陽陰則小便

不利而直視失溲則氣亦脫矣如被汗下而被火攻者
外火助內熱薰蒸而發黃劇則火邪擾心如驚癰肝風
熾盛而癩癢皆敗壞之象也若止火熏之一逆尙可引
日苟延若既汗又下而再逆之更促其命期也

雄按彼冬溫春溫之先犯手太陰者皆曰風溫乃吸受
之溫風也此伏邪內發誤汗致逆者亦曰風溫乃內動
之虛風也然風溫在肺祇宜清解若誤以辛熱之藥汗
之亦有自汗多眠鼻鼾難語之變余治梁宜人一案可

質也

案載
續編

淫按鼻鼾是肺腎相關子母同病自汗出乃陰不內守

心液外越也未必盡是少陰一經之證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八主之

張路玉曰此本溫熱病誤認風傷衛服桂枝湯也若風傷衛服湯後必微汗而解矣不知此本溫熱誤服桂枝湯遂至脈洪大大汗煩渴不解若誤用麻黃必變如上條之危殆蓋桂枝治自外入之風邪石膏治自內發之熱邪故白虎湯爲熱邪中喝之的方專解內蒸之熱非治在經之熱也大汗傷津故加人參以救液則煩渴自解矣

尤拙吾曰溫邪非發散可愈卽有表證亦豈辛溫可發
桂枝湯爲傷寒表病而裏和者設溫證邪從裏發而表
且未病誤用桂枝適足以助邪而耗液蓋伏寒化熱少
陰之精已被劫奪更用辛熱是絕其本而資之脫也若
曰少陰本寒標熱邪入其界非溫不散然溫病之發寒
已變熱其欲出之勢有不待引之而自出者其不能出
者必皆陰精已涸者也不然甯有不出者耶

雄按先曾祖云風寒爲病可以桂枝湯發汗而愈若發
汗而熱反灼者乃風溫病溫卽熱之謂也後人不爲詳
玩謂風溫爲汗後壞病抑何固耶夫病本熱也加以桂

枝之辛熱故液爲熱迫而汗大出液去則熱愈灼故大煩渴而脈洪大連上條似論一證主以白虎加人參正內經風淫熱淫治以甘寒之旨也又醫林改錯謂發熱有汗之證從未見桂枝湯治愈一人是亦溫病也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伍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伍主之

張路玉曰黃芩湯乃溫病之主方卽桂枝湯以黃芩易桂枝而去生薑也蓋桂枝主在表風寒黃芩主在裏風熱不易之定法也其生薑辛散非溫熱所宜故去之○溫病始發卽當用黃芩湯去熱爲主傷寒傳至少陽熱

邪漸次入裏方可用黃芩佐柴胡解之此表裏寒熱之次第也

周禹載曰明言太少二陽何不用二經藥非傷寒也傷寒由表入裏此則自內發外無表何以知太少二陽或脇滿或頭痛或口苦引飲或不惡寒而卽熱故不得謂之表也如傷寒合病皆表病也今不但無表且有下利裏證傷寒協熱利必自傳經而入不若此之卽利也溫何以卽利外發未久內鬱已深其中氣本虛豈能一時盡泄於外勢必下走作利矣

雄按少陽膽木挾火披猖嘔是上衝利由下迫何必中

虛始利飲聚而嘔乎半夏生薑專開飲結如其熱熾宜

易連茹

楊云此注精當非前注所及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周禹載曰溫氣發出乃至三陽皆病其邪熱溷實不言可知故其脈浮大也意邪伏少陰時則尺脈亦已大矣今因由內發外由下達上而浮大見於關以上故曰上關上也邪雖上見陽位少陰之源未靖則欲眠尙顯本證而目合則汗卽爲盜汗又顯少陽本證何以獨見少陽因母虛子亦虛而少陰邪火與少陽相火同升燔灼也所以稍異熱病者但目合則汗不似熱病之大汗不

止也然何以不言太陽陽明二經證以浮爲太陽經脈
大爲陽明經脈也

雄按 御纂醫宗金鑑正誤篇云浮大上之上字當是

弦字始合三陽合病之脈至治法繆仲淳擬用百合一

兩麥冬五錢知母栝藹根白芍藥各二錢龍甲三錢炙

甘草一錢竹葉五十片

楊云此條與發汗已身灼熱之風溫正是一串初起爲

此病汗後則爲風溫證徐亞枝云楊侯嘗語余曰傷寒論當逐條分讀不必固求連綴

次序其意以洞溪傷寒類方但當因證以論方不必循經而論證爲直截了當蓋逐條分讀則其間脈絡貫通

處自見若泥次序求連綴不免鑿矣及讀此評益服其讀書另具隻眼

金匱曰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

虎加桂枝湯

八十一主之

尤拙吾曰此與內經論瘧文不同內經言其因此詳其脈與證也瘧瘧溫瘧俱無寒但熱俱嘔而其因不同瘧瘧者肺素有熱而加外感爲表寒裏熱之證緣陰氣內虛不能與陽相爭故不作寒也溫瘧者邪氣內藏少陰至春夏而始發爲伏氣外出之證寒蓄久而變熱故亦不作寒也脈如平者病非外感故脈如其平時也骨節疼煩時嘔者熱從少陰出外舍於腎之所合而上併於陽明也白虎甘寒除熱桂枝則因勢而達之耳

雄按喻氏謂仲景論瘧既云弦數者多熱矣而復申一義曰弦數者風發見多熱不已必至於極熱極熱則生風風生則肝木侮土而傳其熱於胃坐耗津液此非可徒求之藥須以飲食消息止其熾熱卽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正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仲景伏氣熱病篇

傷寒論曰陽明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讖語若加燒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下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十一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

燥者白虎加人參湯 臣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 臣主之

周禹載曰浮緊傷寒脈也何以爲熱病以其發於夏不惡寒反惡熱也又何以獨言陽明以夏時溼熱上蒸邪從胃發且腹滿而喘種種皆陽明證也然咽燥非少陰證耶不知陽明爲從出之途少陰其伏藏之地也夫旣陽明熱病曷又爲脈反浮緊正以夏時肌腠本開人本多汗風邪襲入致腠理反閉而無汗故夏之風脈每似冬之寒脈也今云汗出而脈亦浮緊者正因浮甚有力熱邪盛而致也若不知者以辛熱汗之耗其精液必至

躁妄昏昧火劫溫針燥其陰血必至驚擾無寐下之必
亡其陰必至胃虛邪陷心中懊懣此皆誤治將何以救
之乎觀舌上胎滑者則外邪尙在以梔子解熱香豉祛
邪是爲合法若渴飲漿水口乾舌燥知其外邪亦入總
以白虎湯爲治加人參者以誤治而精液大傷也設使
緊脈去而浮在發熱引水小便不利則其浮爲虛而熱
已入膀胱入膀胱者曷不飲以四苓而主以豬苓耶傷
寒之小便不利結於氣分熱病之小便不利由於血分
者也因邪鬱旣深耗液日久故必以阿膠補虛滑石祛

熱而無取乎白朮也

本草白朮爲主

沈堯封曰未經誤治之時本是白虎湯主治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豬苓湯以汗多胃中燥豬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周禹載曰渴而小便不利本當用豬苓湯然汗多在所禁也此與傷寒入腑不令溲數同意蓋汗出陽明已劫其津汗出復多更耗其液津液曾幾更可下奪耶當以白虎加人參去其熱則小便之不利者津回而自利矣沈堯封曰穀食在胃全賴津液充足方能滑潤達下若津液一枯穀食卽燥結難下故陽明非燥不病然燥者五氣之一而五氣中風與熱亦能致燥易曰燥萬物者

莫燬乎火又曰風自火出此三義皆因乎天者若人之
致燥有二汗與小便是也苟過多則亦未有不燥者矣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讖語遺溺
發汗則讖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
虎湯臣主之雄按發汗則讖語下似脫一甚字

馬元儀曰此證發汗則偏於陽而津液傷攻下則偏於
陰而真氣損惟有白虎一法主解熱而不礙表裏但三
陽病脈當浮大而亦有微弱不起者以邪熱抑遏不得
外達待清其壅則脈自起勿謂陽衰故脈微也雄按更不可誤

以為陽證
見陰脈

章虛谷曰此條邪熱更重彌漫三陽而致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者不知味也由胃中濁壅熏蒸故又面垢也熱甚神昏則讖語遺溺若未經誤治而自汗出者主以白虎湯雄按仲淳云宜加百合此倒裝文法謂非誤發其汗之汗故各自汗出雄按尤在涇注云若自汗出句頂腹滿身重四句來若誤發其汗而致讖語雄按白虎加人參湯入或可救也或下之額上生汗者是絕汗也手足逆冷陽氣將亡卽所謂再逆促命期非白虎所可治也

仲景外感熱病篇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其人汗出惡寒身熱而渴也

王安道曰暑熱者夏之令也大行於天地之間人受傷

而爲病名曰中暑亦曰中熱一也

葉香巖曰熱地如鑪傷人最速

趙以德曰汗出惡寒身熱而不渴者中風也渴者中暍也

周禹載曰冬月有寒則能傷人名中寒夏月有熱亦能傷人名中熱此是外來之熱故曰中非卽伏寒發出夏必病熱之熱也然而同用白虎者總以所傷在氣則所主在金所病在熱生金者土金生者水金病則我母我子俱病故與伏氣之在少陰發出之由陽明者無異要皆並主一湯全不因冬月之伏與夏月之中爲二義也

又全不以伏氣之渴與今病之渴爲稍異也嗚呼聖人於此有意立方無心表異以千古之前自有此理萬世之下自有此悟也

雄按古人但以寒爲肅殺之氣而於暑熱甚畧是闕文也

徐洞溪曰凡汗出多之病無不惡寒者以其惡寒汗出而誤認爲寒妄用熱劑則立危矣

何報之曰汗大泄不止亡陽且令腎水竭絕津液內枯是謂亡陰急當滋水之上源三伏之義爲金受囚也金遇丙丁失其清肅而壬水絕於巳癸水絕於午西北之寒清絕矣前人有謂夏月宜補者乃補天元之真氣非補熱火也令人夏食寒是也

沈堯封曰此是熱病證據素問在天爲熱在地爲火熱者火之氣也故熱乃五氣之一而熱病卽傷寒有五之一傷寒論以難經熱字恐與下文溫字相混故特指出曰暍是也感烈日之氣而病卽素問寒暑燥溼風之暑病或曰暍是陽邪暑是陰邪土潤溽暑熱兼溼言也似與暍有異曰寒往則暑來與寒對待非專言熱而何古人稱暑暍熱一也若溼熱併至之病難經名曰溼溫不名暑迨至隋唐後皆指溼熱爲暑於是眞暑之名失而暍之名更不知爲何病矣

雄按北齊書後主紀六月遊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干

金須知云熱死曰暍是唐時尙知暑暍之爲熱也

雄按內經云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其性爲暑又云歲火
太過炎暑流行蓋暑爲日氣其字從日曰炎暑曰酷暑
皆指烈日之氣而言也夏至後有小暑大暑冬至後有
小寒大寒是暑卽熱也寒卽冷也暑爲陽氣寒爲陰氣
乃天地間顯然易知之事並無深微難測之理而從來
歧說偏多豈不可笑更有調停其說者強分動得靜得
爲陰陽夫動靜惟人豈能使天上之暑氣隨人而判別
乎況內經有陰居避暑之文武王有樾蔭暘人之事仲
景以白虎湯爲熱病主方同條共貫理益彰彰何後賢
之不察而好爲聚訟以紊道深文以晦道耶若謂暑必

兼溼則亢旱之年溼難必得况兼溼者何獨暑哉蓋溼無定位分旺四季風溼寒溼無不可兼惟夏季之土爲獨盛故熱溼多於寒溼然暑字從日日爲天氣溼字從土土爲地氣霄壤不同雖可合而爲病究不可謂暑中原有溼也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七主之
王三陽曰經文寒字當作邪字解亦熱也

方中行曰世本作表有熱裏有寒必係傳寫之誤夫白虎本爲治熱病暑病之藥其性大寒安得裏有寒者可服之理詳本文脈浮滑不但無緊且復多滑乃陽氣甚

而鬱蒸此裏有熱也裏熱甚必格寒於外多厥逆身涼而爲亢害之證此表有寒也厥陰篇中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則知此表裏二字爲錯誤可知當爲上下更易

魏念庭曰此裏尙爲經絡之裏非臟腑之裏也

沈堯封曰裏有寒之寒字乃暍字之誤如果裏有寒何以反用石膏知母乎表有熱卽身熱也上節止言病名不言脈證此節詳言脈證出方主治兩節本是相承叔和校訂時此節幸有寒字之誤不被摘出若見暍字早已摘置別論中矣程郊倩云暍病脈不浮不思傷寒論

之喝卽難經之熱病也難經云熱病之脈陰陽俱浮浮
之而滑沈之散澀此是緊要處豈可模糊讀過本條脈
浮滑與難經熱病脈合則白虎的是熱病主方而寒字
的是喝字之誤

雄按楊素園大令云此條寒字諸家所辯未能妥帖徐
君亞枝謂當作痰字解於義較協余謂徐君此解可稱
千古隻眼夫本論無痰字如溼家胸中有寒之寒字亦
作痰字解蓋痰本作淡會意二火搏水成痰也彼溼家
火微溼盛雖渴而不能飲是爲溼痰此喝病火盛鑠液
脈旣滑矣主以白虎湯則渴欲飲水可知是爲熱痰凡

痰因火動脈至滑實而口渴欲飲者即可以白虎治之

况喝家乎 汪按靈素兩經亦但曰水曰寒無一痰字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 七 主之

張路玉曰滑陽脈也故其厥為陽厥裏熱鬱熾所以其

外反惡寒厥逆往往有脣面爪甲俱青者故宜白虎以

清裏而除熱也

傷寒無大熱口渴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入參湯 八

主之

張兼善曰白虎專治大煩大渴大燥大熱之證惟恐表

證未罷而早用之若背微惡寒及時時惡風二條因其

中煩渴燥熱已甚非白虎不能遏也

沈堯封曰背爲陽背微惡寒者陽虛證也但陽有不同
真水真火是腎中之陰陽也氣血是營衛之陰陽也此
條口燥渴心煩則暍熱內熾仍是白虎證惟暍熱傷其
衛氣致背微惡寒故加人參補其衛也至若少陰病口
中和其背惡寒者則衛陽與腎陽並傷故人參與附子
並用以兩補之也

雄按吳鶴皋云背微惡寒者但覺微寒而不甚也既有
燥渴則白虎加參用可無疑若背惡寒而不燥渴者不
可用也余謂以下條參之必有汗故可用也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

主之

沈堯封曰此承上文言煩渴背惡寒固當用白虎加人參湯但亦有中暍而外復傷風寒亦能令惡寒發熱脈浮更當於有汗無汗上辨表證解不解以定此方之可用不可用耳

傷寒病若吐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

主之

張路玉曰詳此條表證比前較重何以亦用白虎加參

耶本文熱結在裏表裏俱熱二句已自酌量惟熱結在裏所以表熱不除邪火內伏所以惡風大渴舌燥而煩欲飲水不止安得不以生津解熱爲急耶

雄按 御纂醫宗金鑑正誤篇時時惡風作時汗惡風當遵之又沈亮宸云舌乾且燥謂視之無液也然則溫熱之審舌苔以察津液仲師已逗其倪矣

太陽中暍者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湯二十一主之

皇甫士安曰脈盛身寒得之傷寒脈虛身熱得之傷暑蓋寒傷形而不傷氣所以脈盛熱傷氣而不傷形所以

脈虛雄按所云身寒者雖發熱而仍惡寒不似暑熱病之喜涼惡熱也

朱奉議曰夏月發熱惡寒頭痛身體肢節痛重其脈洪

盛者熱病也夏月自汗惡寒身熱而渴其脈微弱者中

暑也雄按此注之熱病乃夏至後所發之伏邪也內經亦謂之暑病中暑者夏月外感之熱病亦曰中暍

病有內外之殊脈有洪微之別是微弱本暍脈惟身重為溼候後條雖亦身重而口開齒燥暑熱內熾已極似

宜急與甘寒救液也

方中行曰夏日則飲水人之常事而曰傷何哉良由暑

迫飲之過多或得之冷水澡洗暑反入內也

張路玉曰此條言因熱傷冷之病乃中暍之變證喻氏

謂無形之熱傷其肺金則用白虎加入參湯以救之有

形之溼傷於肺金則用瓜蒂湯救之各有所主也

太陽中暍者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小便

已灑灑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即熱口開前板齒燥

若發汗則惡寒甚加溫針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成聊攝曰病有在表者有在裏者有表裏俱病者此則

表裏俱病者也發熱惡寒身重疼痛者表中暍也脈弦

細芤遲者中暑脈虛也小便已灑灑然毛聳手足逆冷

者太陽經氣不足也小有勞身即熱者謂勞動其陽而

暍即發也口開前板齒燥者裏有熱也

雄按即此一端可見其為熱熾

津枯之候雖身重惡寒豈可再投清暑益氣湯五苓散藿香正氣丸等辛溫燥烈以重劫其陰液乎東垣虛谷

之言貽誤後人不淺內經云因於暑汗煩則喘喝口開謂喘喝也

以喘喝不止故前板齒燥若發汗以去表邪則陽氣外

虛故惡寒甚若以溫針助陽則火熱內攻故發熱甚若

下之以除裏熱則內虛而膀胱燥故淋甚雄按觀此治法之三禁則

仲景雖未立方而甘涼撤熱存津之當用已可不言而喻矣趙氏方氏主用白虎加人參湯殆從三陽合病比

例而出似亦近理

沈堯封曰此言精氣素虧而中暍者

傷寒脈結代心動悸者炙甘草湯十三主之一名復脈湯脈

按之來而緩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脈來動而中止更

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

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必難治

方中行曰脈結代而心動悸者虛多實少譬如寇欲退散主弱不能遣發而反自徬徨也復脈乃核實義之名然則是湯也必欲使虛者加進而馴至於實則實者自退散而還復於元之義也

喻嘉言曰脈者氣血之先仲景於津液內亡之脈名之曰結陰代陰又名無陽原有至理何可不知聊爲四言俚句以明其義胃藏津液水穀之海內充臟腑外灌形骸津多脈盛津少脈衰津結病至津竭禍來脈見微弱宜先建中汗則津越下則津空津耗脈細不可妄攻小

便漸減大便自通陽明內實急下救焚少緩須臾津液
無有陽明似實稍用調承驅熱存津此法若神腎中真
陽陰精所裁胃中真陽津液所胎陰枯津盛冽泉可漑
陰精衰薄餅罄疊哀何謂結陰無陽脈闔何謂代陰無
陽脈奪經揭無陽津液欲竭較彼亡陽天地懸闊

沈堯封曰此論精氣素虧而感微邪之治前節有脈證
而無方治此未必卽是前節主方然觀方中藥又甯必
不可以治前證

脈浮而芤浮爲陽芤爲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絕
方中行曰浮爲氣上行故曰陽芤爲血內損故曰陰胃

中生熱者陰不足以和陽津液乾而成枯燥也

雄按沈氏云浮

為邪莖為陰血虛以余論之凡見浮莖相搏之脈多是暑熱傷津

沈堯封曰衛氣為陽人之所知也津液為陽人之所未

知也經云上焦出氣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

之漑是謂氣衛氣即津液也故在外之津液少則曰無

陽不能作汗在內亡津液則曰陽絕於裏要之言陽也

即言衛氣也即言津液也

仲景溼溫篇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沈而細者此名溼痺其候小便

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沈堯封曰傷寒論原序云撰用素難當卽以素難釋之
難經傷寒有五卽素問寒暑燥溼風之五氣爲病也故
仲景於太陽論中五證並列挨次剖析此論溼痺卽難
經之溼溫證也素問在天爲溼在地爲土溼乃土之氣
也故溼爲五氣之一溼溫乃傷寒有五之一編傷寒者
以溼暘爲非傷寒置之別論然則中風亦非傷寒何以
獨存卷首耶難經云溼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與
此稍異

又曰傷寒旣以頭痛胃實等項分六經卽以汗字判風
寒渴字認燥熱小便不利認溼氣縱橫辨別邪無遁形

矣讀者當於此等著實處留心

溼家之為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熏黃

倪冲之傷寒彙言此溼家為病之總綱也金鉅蓋體氣素

以溼為事者是為溼家辨其痛與痺痛不同溼在關節

而疼故曰痺今一身盡疼而表有熱故聊攝稱曰在經

熏黃與橘子黃同是溼熱彼以熱勝者黃而明此以溼

勝者黃而晦宜茵陳五苓散主之海藏以熏黃為陰黃

蓋既溼勝則次傳寒中小便利者有之雄按此由但清其熱不治

其溼故次尤附湯主之折

沈堯封曰丹溪云如造麴然溼熱鬱久則發黃也

雄按溼熱發黃名曰黃疸皆是暴病故仲景以十八日爲期其餘所因甚多有穀疸酒疸女勞疸黃汗及冷汗便溇氣虛之陰黃身面浮腫睛白能餐勞倦之弱黃神志不足猝受恐嚇膽氣外泄之驚黃肝木橫肆脾胃傷殘土敗而色外越之痿黃皆與暴病不同不可概目爲溼熱病矣

溼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噦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中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

尤在溼曰寒溼居表陽氣不得外通而但上越爲頭汗

出爲背強欲得被覆向火是宜用溫藥以通陽不可與
攻法以逐溼乃反下之則陽更被抑而噦乃作矣或上
焦之陽不布而胸中滿或下焦之陽不化而小便不利
隨其所傷之處而爲病也舌上如胎者本非胃熱而舌
上津液燥聚如胎之狀實非胎也蓋下後陽氣反陷於
下而寒溼仍聚於上於是丹田有熱而渴欲得水胸中
有寒而復不能飲則口舌燥煩而津液乃聚耳

雄按胸中有寒之寒字當作痰字解胸中有痰故舌上
如胎其津液爲痰所阻故口燥煩而痰飲乃水之凝結
故雖渴而不能飲也

楊云此注極明確凡傷寒論
言胸中有寒者俱作痰解

溼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

死

在

尤在溼曰溼病在表者宜汗出裏者宜利小便利苟非溼

熱蘊積成實未可遽用下法

楊云溼證不可妄下

額汗出微喘陽

已離而上行小便利下利不止陰復決而下走陰陽離

決故死一作小便利者死謂陽上浮而陰不下濟也

亦通

雄按張石頑云自此而推之雖額汗出微喘若大小便

不利者是陰氣未脫而陽之根猶在也下雖大小便利

若額上無汗不喘是陽氣不越而陰之根猶在也則非

離決可以隨其虛實而救之至於下利不止雖無頭汗喘逆陽氣上脫之候亦死亦有下利不止小便反閉而額上汗出者謂之關經云關格不通頭無汗者可活有汗者死

問曰風溼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溼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溼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溼俱去也

汪按古人卽表汗亦須有節度如此奈何近人

必令其汗又欲令其多耶此與傷寒論桂枝湯下語亦可互參

倪沖之傷寒彙言溼家不惟不可誤下亦不可誤汗惟

風溼相搏一證郊倩風從前來溼傷卑下雨至搏擊一身

盡為疼痛子繇此是微挾表邪法當汗出而病方解郊倩然

時值淫雨庵隱不免溼氣盛行統一醫云此可發汗若發大

汗而病不愈不惟風溼之邪不解而且傷真氣矣郊倩况

風之乘罅也速溼之侵人也漸子繇然風在外而溼在內

且大汗出而漬衣被汗轉為溼風氣雖去而溼氣仍隱

伏而存留是故不愈也純一使之微微似欲汗出則正氣

宣發充身澤毛若霧露之灌溉與病相應斯正氣行而

邪氣卻營衛和而風溼並解矣忠可

章虛谷曰治風溼者必通其陽氣調其營衛和其經絡

使陰陽表裏之氣同流則其內溼隨三焦氣化由小便而去表溼隨營衛流行化微汗而解陰溼之邪既解風邪未有不去者若大發其汗陽氣奔騰風爲陽邪隨氣而泄溼邪陰滯故反遺留而病不愈也此治風溼與治風寒不同者雖寒溼同爲陰邪而寒清溼濁清者易散濁者黏滯故汗法大有區別也

溼家病身疼痛發熱面黃而喘頭暈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溼故鼻塞內藥鼻中則

愈

章虛谷曰此所謂霧露清邪中於上也三陽經脈上頭

從

而行於身表頭中寒溼則表氣不宣故身疼發熱肺開
竅於鼻而行氣於皮毛邪從鼻入溼遏其陽而上蒸則
面黃氣閉則喘氣壅則頭痛鼻塞而煩皆肺氣窒塞不
得下降故脈反大其與溼中於下而在陰之脈沈細者
迥不同也肺通喉胃通咽邪在肺不在胃故自能飲食

腹中和無病止頭中寒溼故鼻塞當用辛香苦泄之藥

納鼻中如近世之痧藥

雄按鼻煙亦可用古
人惟用瓜蒂散十四

使肺氣通

達其溼邪化水從鼻中出則愈

汪按瓜蒂末嗅則水
從鼻出若湯飲則吐

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軛赤小豆湯五十主之

章虛谷曰表邪未解溼熱內瘀身必發黃故以麻黃解

表連軹赤豆等味利肺氣以清溼熱其邪在經絡故從表解之

雄按余治夏月溼熱發黃而表有風寒者本方以香薷

易麻黃輒効

楊云夏月用香薷與冬月用麻黃其理正同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檄皮湯六十一王

尤在涇曰此熱瘀而未實之證熱瘀故身黃熱未實故發熱而腹不滿梔子徹熱於上檄皮清熱於下而中未及實故須甘草以和之耳

沈堯封曰梔檄湯清熱利小便治溼熱之主方也程扶

生以麻連小豆湯爲溼熱主方不思麻連小豆湯發汗

之方惟外兼風寒者宜之。梔檨湯利小便之方也。楊云分析

極清若以麻連小豆湯為主方，不惟梔檨湯無著落，即論

內但當利小便，句亦無著落。

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

湯七十主之

尤在涇曰：此則熱結在裏之證也。身黃如橘子色者，色

黃而明為熱黃也。若陰黃則色黃而晦矣。熱結在裏為

小便不利，腹滿故宜茵陳蒿湯下熱通瘀為主也。

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

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為瘀熱在裏，身必

發黃茵陳蒿湯

七十一主之

尤在涇曰熱越熱隨汗而外越也熱越則邪不蓄而散
安能發黃哉若但頭汗出而身無汗劑頸而還則熱不
得外達小便不利則熱不得下泄而又渴飲水漿則其
熱之蓄於內者方熾而涇之引於外者無已涇與熱合
瘀鬱不解則必蒸發爲黃矣茵陳蒿湯苦寒通泄使病
從小便出也

陽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攻之必發熱色黃小便不利
也

沈堯封曰此是寒邪外束之溼溫證也麻連小豆湯是

其主方除卻惡寒卽是梔槩證更加腹微滿卽是茵陳
蒿證

章虛谷曰上明發黃之證此又明致黃之由也面赤者
熱鬱在經當以汗解若攻之傷其腑氣則在經之熱反
從內走與水穀之氣鬱蒸發黃三焦閉塞而小便不利
也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懣者身必發黃

章虛谷曰雖未誤下而無汗小便不利其邪熱閉結心
中懊懣與胃中水液鬱蒸而身必發黃也

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發黃

喻嘉言曰。溼停熱鬱而誤火之則熱邪愈熾。津液上奔。額雖微汗而周身之汗與小便愈不可得矣。發黃之變。安能免乎。

仲景疫病篇

山陰陳坤載安注

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于上焦。濁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潔也。濁邪中下名曰渾也。陰中于邪必內慄也。表氣微虛。裏氣不守。故使邪中于陰也。陽中于邪必發熱頭痛。項強頸攣。腰痛脛痠。所謂陽中霧露之氣。故曰清邪中上。濁邪中下。陰氣爲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氣微虛。裏氣微急。三焦相溷。內外不通。上焦怫鬱。藏氣相熏。

日爛食斷也中焦不治胃氣上衝脾氣不轉胃中爲濁營
衛不通血凝不流若衛氣前通者小便亦黃與熱相搏因
熱作使遊于經絡出入藏府熱氣所過則爲癰膿若陰氣
前通者陽氣厥微陰無所使客氣入內噓而出之聲嗝咽
塞寒厥相逐爲熱所擁血凝自下狀如豚肝陰陽俱厥脾
氣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闔清便下重令便數難臍築湫
痛命將難全

此一節言受疫之源疫者卽寒暑燥溼風夾雜而成清
濁不分三焦相溷其曰中上中下者是就邪之清濁而
言曰陰中陽中者亦卽邪之中上中下而言扼要全在

中焦得治為主中焦者脾胃是也脾胃之氣有權若衛氣前通者邪可從經而汗解若營氣前通者邪可從腑而下解倘脾胃之氣不足邪必內陷傷臟五液注下便難臍痛命將難全矣為癰膿下豚肝指其重者而言未必定當如是也所以疫證最怕邪伏募原內壅不潰為

難治

傷寒脈陰陽俱緊惡寒發熱則脈欲厥厥者脈初來大漸

漸小更來漸漸大是其候也

楊云疫病乃穢邪瀰漫其脈恆模糊不清此所云漸漸大

漸漸小正其候也

如此者惡寒甚者翕翕汗出喉中痛熱多者目

赤脈多睛不慧

楊云凡疫證目睛必不了了

醫復發之咽中則傷若復

下之則兩目閉寒多者便清穀熱多者便膿血若熏之則
身發黃若熨之則咽燥若小便利者可救之小便難者爲
危殆

此節言疫邪初起之證與脈也陰陽俱緊惡寒發熱與
傷寒同而漸小漸大之厥脈是疫之所異也因邪氣深
伏正氣不得宣通所以先必惡寒而甚則又形熱狀汗
出喉痛目赤也若因惡寒而發汗則助熱上蒸而咽傷
若因內熱而下之則陽氣內陷而目閉陰邪多則便清
穀陽邪多則便膿血熏之則溼熱鬱蒸而身黃熨之則
熱燥津液而咽燥總因邪伏募原故汗下熏熨皆誤也

其可救與不救當於小便利不利驗之也

楊云溫病小便利則陰氣

未竭疫證小便利則腑氣尚通邪有出路故俱可治

傷寒發熱頭痛微汗出發汗則不識人熏之則喘不得小便心腹滿下之則短氣小便難頭痛背強加溫針則衄

此節言清邪之中上者故陽分之證居多清邪中上直

入募原也其發熱頭痛微汗為邪熱熏蒸非在表也故

發汗則熱盛而神昏

楊云汗為心液過汗則心虛而邪蔽清陽

熏之則熱壅

而作喘

楊云熏之則以熱益熱而傷水之上源

不得小便心腹滿者氣不

通也亦非在裏短氣小便難頭痛背強者下傷津液也

衄者溫針傷絡也

楊云邪熱入營故衄

治當先達募原不致此變

傷寒發熱口中勃勃氣出頭痛目黃衄不可制貪水者必

嘔楊云水積而不運故嘔惡水者厥楊云熱盛而無制故厥若下之咽中生瘡

楊云熱遺於上故生瘡假令手足溫者必下重便膿血楊云四未屬脾溫則熱邪

充斥脾胃頭痛目黃者若下則兩目閉楊云溫邪非蕩滌所能驅而反虛其

正故貪水者脈必厥其聲嚶咽喉塞楊云亦水積汎溢之象若發汗

則戰慄陰陽俱虛楊云邪在裏不在表惡水者若下之則

裏冷不嗜食大便完穀出楊云惡水則溼盛熱微下之則傷其中氣若發汗則

口中傷舌上白胎楊云津液外竭則穢邪上蒸煩躁脈數實楊云熱盛於內不

大便六七日後必便血若發汗則小便自利也楊云太陽膀胱主津

液汗之則正虛而不能約束

此節言濁邪之中下者故陰分之證居多濁邪中下者非下受也仍從募原分布謂陰邪歸陰也邪併於陰則陰實陽虛故有勃勃氣出頭痛目黃衄不可制貪水咽瘡下重便膿血諸證此陰實也其目閉脈厥聲嚶咽塞戰慄不嗜食大便完穀小便自利者此陽虛也實爲真實虛爲假虛故非偏陰偏陽可治

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飢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當湯八十一若脈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

此疫邪之分傳者病無表裏證邪在募原此指初起而
言脈數者熱盛於內也浮者熱蒸於外也發熱七八日
而不從汗解其內熱已深故曰可下此指見在而言假
令已下是指下後言也若下後脈數不解熱傳於陽則
消穀善飢爲衛氣前通也熱傳於陰必傷血成瘀爲營
氣前通也宜抵當湯卽下如豚肝之類若脈數不解而
下利便膿血者已成脾氣孤絕五液注下爲不治之證
也勿作尋常協熱利看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瀦之若灌之其熱被卻不
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

十九楊云此條溫熱俱有之不獨疫病若不瘥者與五苓散二十寒實結胸

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二十白散二十亦可服

此疫邪之傳表者卻字疑是劫字之誤徐亞枝云卻不

抑不得外出轉而內攻故彌更益煩卻字似非誤楊云是文蛤散當屬文蛤湯二病

在陽者謂疫邪已傳陽分也傳於陽當從汗解濕噴也

灌漑也疫邪熱極原可飲冷水得大汗而解者乃以之

濕灌皮毛內熱被冷水外劫故內煩益甚肉上粟起也

欲飲而不渴者內熱為外水所制也文蛤性寒氣燥合

之麻杏石甘去外水而清內熱五苓散亦具利水徹熱

之功小陷胸湯及亦可服七字疑衍

傷寒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愈

此疫邪之傳裏者噦在傷寒多寒在疫證爲熱況見有腹滿前後不利可據其爲邪氣壅蔽無疑前後二便也利二便卽疏裏法也

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脇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而飲水嘔者柴胡湯不中與也食穀者噦此疫邪之越於三陽者得病六七日惡風寒而脈浮弱非表虛也手足溫而脈遲非裏寒也合之爲疫邪內伏不潰之證醫者重於疏裏乃二三下之不能食小便難

不無傷中而脇下滿痛少陽也。面目及身黃陽明也。頸項強大陽也。邪已越於三陽斯時但於清解熱毒劑中按經據證略加引經達表之藥足矣。若拘於脇痛爲少陽與柴胡湯參甘薑棗鉤蔽疫邪必下重作利也。若先渴後嘔爲水飲內停非少陽喜嘔柴胡湯必不可與。食穀者噦亦屬邪蔽使然非內寒也。未句之義似有脫簡。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先必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

承氣湯

二十四

此疫邪之越於太陽者太陽病不解係疫邪浮越非太

陽經病也停勻也脈陰陽俱停是尺寸浮沈遲速大小
同等也其正氣有權足以化邪故從汗解振慄者戰汗
也脈微謂邪氣衰也陽邪先退先從汗解陰邪先退先
從下解汗法不一而下法宜調胃承氣以疫邪雖熱不
必盡實也

太陽病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
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未和然
後下之

此言疫邪傳表先下後汗之誤疫邪達表當從汗解乃
拘於疏裏而先下之徒虛其裏故不愈因復發汗是又

虛其表故汗出而作冒也必俟表氣已和再和裏氣疫
證汗後往往有宜下者有下後必汗出而始解者總由
邪氣分傳而無一定之治法也

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爲欲解也脈浮者必結
胸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頭痛
未止脈沈緊者必欲嘔脈沈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
血

此言疫邪誤下之變治疫雖宜疏裏但既越於太陽自
當從表一誤下之其變有不可勝言者促爲陽盛下之
必致結胸不結者陽邪外散也爲欲解浮爲在表下之

唾

則內陷爲結胸緊爲邪實下之則邪上浮爲咽痛弦者
挾風下之則引風入肝故兩脇拘急細數者熱鬱於內
也下之則邪火上衝故頭痛未止沈緊多飲下之必動
其飲故欲嘔沈滑者熱爲溼滯也下之則溼熱下流故
協熱利浮滑者熱盛於表也下之則熱邪內攻故下血
陽毒之爲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
七日不可治升麻鼈甲湯二十一主之

陽毒者疫邪犯於陽分也陽邪上壅故面赤熱極傷血
故徧體斑斑如錦紋也咽喉痛唾膿血皆邪熱鑱津有
立時腐敗之勢五日經氣未周毒猶未徧故可治七日

則邪氣徧而正氣消矣故曰不可治方用升麻鼈甲者所以解陽分之毒卽所以救陰分之血也

陰毒之爲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鼈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

陰毒者疫邪入於陰分也陰中於邪故面目青邪閉經絡故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者陰分熱毒上壅也故其日數與陽經同而治法原方去雄黃蜀椒者陰分已受熱邪不堪再用熱藥也

雄按王安道云陰者非陰寒之病乃感天地惡毒異氣入於陰經故曰陰毒耳後人謂陰寒極盛稱爲陰毒引

仲景所敘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數語卻用附子散正陽散等藥竊謂陰寒極盛之證固可名爲陰毒然終非仲景所以立名之本意後人所敘陰毒與仲景所敘陰毒自是兩般豈可混論蓋後人所敘陰毒是內傷生冷或暴寒所中或過服寒涼藥或內外俱傷於寒而成非天地惡毒異氣所中也又趙養葵云此陰陽二毒是感天地疫癘非常之氣沿家傳染所謂時疫也

又按雄黃蜀椒二物用治陽毒解者謂毒邪在陽分以陽從陽欲其速散也余謂雄黃尙屬解毒之品用之治毒理或有之至蜀椒豈面赤發斑咽痛唾血所可試乎

必有錯簡未可曲爲之說也

楊云通人之論傷寒論中此類甚多俱不必強作解

事也

又按倪沖之傷寒彙言附載袁雲龍云仲景之書前敘六經諸條其中文義前後起止多有闕失歷代醫哲並未深勘至於陽毒陰毒二條更可詫異俱用升麻鼈甲湯陰毒但無雄黃蜀椒此坊刻之譌本也宋龐安常陰毒陽毒概用全方陰毒不去椒黃於理稍近余於萬曆乙亥得南陽舊本其陰毒條於去雄黃下作倍蜀椒加半主之於理爲是蓋陽毒陰毒二證良由平素將息失宜耗疲精髓逆亂氣血所以猝受山林水澤瘴厲惡氣

所中感而成疾余當壯年北遊燕邸以及遼陽之外南
遊閩廣黔甸以及交趾之區大抵南方多陽毒北方多
陰毒時醫按法施治曾無一驗中州等處有人患此亦
罕能救細按二證俱有咽喉痛三字以余竊論瘍科書
有鎖喉風纏喉風鐵蛾纏三證其狀相似有面色赤如
斑者有面色青而悽慘者有吐膿血者有身痛如被杖
者有氣喘急促者有發譫語煩亂者雖有兼證如此總
以咽喉閉痛爲苦猝發之間三五日可治至七日不減
卽無生理豈非陽毒陰毒二證之類乎再察其脈緩大
者生細數緊促者死余見此二證不論陽毒陰毒概用

喉科方以蓬砂二錢火硝六分米醋一瓊薑汁小半瓊
用鷺翎探入喉中吐痰椀許活者百數據袁公之論則
陽毒爲陽邪陰毒爲陰邪矣陰邪固宜倍蜀椒之半而
以蜀椒施之陽邪終嫌未妥改從喉科法引吐却穩當
以余度之陽毒卽後世之爛喉痧耳叔和謂之溫毒是
已治法忌用溫散宜用清化陳繼宣疫痧草專論此證
論曰百合病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
常默然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
用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每溺
時頭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時頭不痛淅淅然者四十日

愈若溺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

病四五日而出或二十日或一月微見者各隨證治之

楊云

金匱中論此證最爲明顯完善

百合病者皆緣時疫新愈其三焦腠理榮衛之交餘熱未清正氣困乏不能流暢如人在雲霧之中倏清倏渾如日月被蝕之後或明或暗故有種種不可名言之狀而其口苦小便赤脈微數乃餘熱的證也病不在經絡臟腑楊云此句欠酌治不能補瀉溫涼惟以清氣爲主氣歸於肺而肺朝百脈一宗者統宗於一卽悉致其病之謂也溺時頭痛者小便由於氣化水去則火上衝也其病爲

重六十日愈月再周而陰必復也溺時漸漸然者膀胱
腑氣一空表氣亦因之而失護也但頭眩者陽氣不能
上達也熱漸衰病漸輕故愈日漸速也曰其證指溺時
頭痛諸證而言曰未病預見謂未成百合病先見頭痛
等證也百合清熱養陰專潤肺氣治以百合卽以百合
名病也

雄按此病仲景以百合主治卽以百合名其病其實餘
熱逗留肺經之證凡溫暑溼熱諸病後皆有之不必疫
也肺主魄魄不安則如有神靈肺失肅清則小便赤百

合功專清肺故以爲君也

楊云前注已平正通達讀此
更親切不易覺前泣尙隔一

層余嘗謂孟英學識前無古人試取其所注與古人所注較論之當知余言之非阿所好也 憶辛丑

暮春于役蘭溪在嚴州舟次見一女子患此證其父母

以爲崇也余詢其起於時證之後察其脈數第百合無

覓處遂以葦莖麥冬絲瓜子冬瓜皮知母爲方

汪按百合本治

肺之品從此悟入可謂在人意中出人意外矣服之一劑知二劑已

百合病見于陰者以陽法救之見于陽者以陰法救之見

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爲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爲逆

此推究致百合病之源見於陰者卽陰中於邪也陰既

受邪不卽與陽氣通調則陰邪愈閉法當攻陽以救其

陰也見於陽者卽陽中於邪也陽既受邪不卽與陰氣

通調則陽邪不化法當攻陰以救其陽也若不攻陰救
陽復發其汗是爲見陽攻陽不知攻陽救陰復下之是
爲見陰攻陰二者均之爲逆皆因治不如法陰陽未能
透解所以致有百合之病若於百合病中並無汗下之
證毋用汗下之法也下之汗吐下皆此意此處陰陽二
字但就營衛講不說到氣血臟腑上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二十一主之

得之汗後者其陽分之津液必傷餘熱留連而不去和
陽必以陰百合同知母泉水以清其餘熱而陽邪自化
也○按初病邪重故上節言救言攻此病後餘邪當用

和法

百合病吐之後者百合雞子黃湯二十主之

其得之吐後者吐從上逆較發汗更傷元氣陰火得以上乘清竅爲之蒙蔽矣故以雞子黃之純陰養血者佐百合以調和心肺是亦用陰和陽矣

百合病下之後者百合滑石代赭湯二十主之

其得之於下後者下多傷陰陰虛則陽往乘之所以有下焦之熱象百合湯內加滑石代赭取其鎮逆利竅以通陽也發謂用陽和陰法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二十主

之

不經吐下發汗正雖未傷而邪熱之襲於陰陽者未必
透解所以致有百合病之變也病形如初指百合病首
節而言地黃取汁下血分之瘀熱故云大便當如漆非
取其補也百合以清氣分之餘熱爲陰陽和解法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百合病至一月不解纏綿日久變成渴者津液消耗求
水以自滋也渴而不致下消病猶在肺肺主皮毛故以
百合湯洗之使毛脈合行精氣於腑也食煮餅假麥氣
以助津液勿以鹽豉恐奪津增渴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婁牡蠣散

三十一主之

楊云此條證比上條較重

雄按尤在涇曰病變成渴與百合洗方而不瘥者熱盛而津液傷也栝婁根苦寒生津止渴牡蠣鹹寒引熱下行不使上鑠也此注已極該括陳注較遜故從尤本

百合病變發熱者百合滑石散

三十二主之

變發熱者餘邪鬱久淫於肌表熱歸陽分也百合清金退熱加滑石以利竅通陽曰當微利指小便利言謂熱從小便去也

狐蜚之為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得安蝕于喉為蜚蝕于陰為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也其面目

乍赤乍黑乍白蝕于上部則聲嘎甘草瀉心湯三一主之

蝕于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蝕于肛者雄黃熏之

百合病是餘熱留連於氣機者狐螫病是餘毒停積於

幽陰者狐螫水蟲也原疫邪不外溼熱久留不散積而

生蟲

顧聽泉云疫邪久留人不活矣久留上宜加餘邪二字

喉與二陰爲津液溼

潤之處故蟲生於此也聲嘎因知其蝕於喉咽乾而知

其蝕於陰者因其熱鬱於下津液不能上升也餘熱內

鬱故狀似傷寒內熱故默默欲眠內煩故目不得閉臥

起不安面目乍赤乍黑乍白以熱邪隱見不常非蟲動

也苦參雄黃皆燥溼殺蟲之品甘草瀉心不特使中氣

運而溼熱自化抑亦苦辛雜用足勝殺蟲之任也略參尤氏

病者脈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臥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

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眦黑若能食膿已成赤豆當歸散

三十一主之

此疫邪熱毒蘊伏於內也故有脈數身不熱微煩欲臥

之證初得之汗出表氣尚通也至三四日目赤如鳩眼

熱傷血分也七八日目四眦黑血已腐敗也能食者病

不在胸腹膿成於下也赤小豆清熱去溼兼以解毒當

歸和血化膿使毒從下解也

先輩喻嘉言將辨脈篇中清邪中上焦濁邪中下焦一

節爲仲景論疫根據可謂獨具隻眼者矣其治法以逐穢爲第一義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瀉

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此

論識超千古

雄按林北海亦云喻氏論疫高出千古直發前人所未發

蓋仲景於吐

利霍亂等不過感一時冷熱之氣者猶且論及而謂疫

病之爲流行大毒者反不之及耶然則傷寒論中之必

有疫證是非臆說坤學識淺陋不敢妄自搜羅擾亂經

旨但將傷寒金匱中證治與風寒等法不合寓有毒意

者均歸之疫

雄按守真論溫鳳達論暑又可論疫立言雖似創闢皆在仲景範圍內也

楊按此篇搜輯甚佳俱古人所未及然原論不可解處

甚多其用方與病不相登對處亦有之讀者師其意而

於其不可解者勿强事穿鑿則善矣

汪按此評大妙如此方不為昔人所

愚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

濕熱經緯卷二